

色彩的發達

李斯洞學繪畫



漢藝色研
HANN COLOUR

國立中央圖書館出版品預行編目資料

色彩的發達 / 呂月玉譯。-- 初版。-- 臺北市：
漢藝色研出版；[臺北縣]中和市：三友總
經銷，民75
面；公分。-- (色彩之美系列；4)
ISBN 957-622-151-X(平裝)

1. 色彩(藝術) - 歷史

963

80003726

●色彩之美系列4●

ISBN-957-622-151-x

色彩的發達

著者 呂月玉

發行人 程顯麟

總監 林蔚穎

總策劃 顏崑陽

編輯 張華森

編審 李蕭銀

美術編輯 凌一文

出版者 漢藝色研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製作部 台北市仁愛路四段122巷63號9樓

電話 (02)7031828 7057118

傳真 (02)7024333

劃版帳號 0788033-5

法律顧問 謝天仁律師

印刷 躍昇彩色印刷有限公司

電話 (02)9868421 9811187

總經銷 三友圖書公司

地址 中和市中山路一段327巷11弄17號5樓

電話 (02)2405600 2405707 2482395

傳真 (02)2409284

登記證 局版台業字第3328號

初版 中華民國75年9月

初版二刷 中華民國80年11月

定價 新台幣 240 元

漢 藝 色 研



1200339645

色彩的發達



色

藝

中國美術出版社

研 色 藝 漢

色彩的發達

色彩的發達	8	金屬和寶石	40
色彩的語彙	12	漆和磁器	44
Body-painting：生和死的信號	16	建築的色彩	48
Body-painting：地位的表明	20	壁畫	52
洞穴的畫家們	24	彩色繪本	56
儀式和改革的象徵	28	彩色玻璃	60
染織的技術	32	騎士道的顏色	64
陶磁器和釉藥	36	鍊金術的傳統	68

色彩的再生	72	不同的時代、不同的臉	104
裝飾美術	76	彩色印刷	108
科學的力量	80	捕捉顏色	112
羅馬主義的見解	84	動態的顏色——電影	116
色彩革命	88	由線所形成的顏色——電視	120
畫家的調色板	92	用途廣的塗料	124
印象派的視覺	96	舞台的燈光	128
色彩的抽象	100	雷射：最純粹的光	132

pure 06/08
17/03/15

漢

藝

藝



色

研

色

色

研

序

色彩的發達原名為色彩的發展史，是回溯人類對色彩的發現，使用及不同的民族在不同的世紀裏發展出的相似或相異的色彩習俗和文化景觀。

原作搜備許多珍貴的史料文獻及精選極具價值的彩色圖片作正確且富賞心悅目的印證，使讀者能輕易的捕捉情與景，並奇幻似的找進色彩繽紛的時光隧道，悠遊徜徉綺麗的歷史天地。

漢藝色研相繼推出拙作「色彩的魅力」及編審「色彩大系」和「色彩的探險」，今又再度譯著本書，極為有心推展國內正在起步的色彩教育，讓我們一起給他掌聲鼓勵。

河殤

色

藝

藝

漢

在原始時代，人們對於時間的觀念，僅止於黑夜和白晝的交替，在黑暗、光明，光明、黑暗的輪迴交疊中，將人的生命漸次推向黑暗和死亡的深淵。當人們體會到死亡是一種無可挽救的事實時，即將來生希望託付在葬儀中，也因此出現了奇妙的現象，就是人們在墓上撒上紅色的赭石，這種行為緣於何故已不可考？推想是因為血是生命的象徵，紅血有神秘的威力！所以當人回歸黑色大地時，為了緩和死亡的恐懼和痛苦，以帶有紅色光輝的赭石權充伴侶來照亮通往來世之路！

上述雖只是傳言，但是對於幾千年來，人們如何詮釋顏色，不無助益！顏色的明暗和色相一樣左右這個顏色的性格，而金屬或寶石的價值，不僅是稀有珍奇，更因為它能發出美麗、奇異、閃爍著生命力的光輝而倍受珍視吧！

顏色起源的故事，可以在古希臘神話中看到。希臘神祇普羅米修斯從奧林帕斯山眾神中盜取火種，帶到下界來，人類因而得到改變自然世界的方法。支配舊石器時代的亡靈、妖怪、惡魔之類，在火焰的魔法圈外消失，人們坐在這個圈中凝視火焰，大概由此可以占卜自己的未來吧！火可以改變食物風味，同時也可以使手邊的黏土、石英、砂、氧化鐵等的素材發生變化。這些素材由於存在方法的改變，或硬化、或融和、或熔解，在創造者眼前會產生驚人的顏色變化。最初的陶工、玻璃工、冶金工，就如鍊金術士般，把礦物或泥土製造成貴重而珍奇的東西。

從自然界中提煉顏色的努力，從古至今持續不斷。埃及人在製作玻璃的實驗中，合成出很好的藍色素，這種色素或它的類似物，在中東的古代回教各國中，因為生產象徵他們神祇的藍顏料，所以一再被提煉。紫色是希臘、羅馬時代最高貴的顏色，從骨貝（一種貝壳）中被抽

出，在抽出的過程中，依序製造出黃色、綠色、藍色，最後形成裝飾皇帝衣裳的紫色染料。

現代化學比3世紀前的人們所夢想的情形更加燦爛奪目，而且已經可以合成很多耐久性的染料和塗料。然而在顏料方面，直到最近，無論是壁用顏料或繪畫顏料，製作方法都和古代一樣，還是用手工攪拌自然的材料或巧妙地調合植物性染料，迄今還是不能隨心所欲地得到自己想要的顏色。

一切事物都具有其顏色和形狀。但是有關於形狀的科學早在希臘幾何學存在以來就有了，然而顏色科學的出現則比形狀科學晚了2000年，好不容易才確立了“原色”理論。很早以前的藝術家就知道從科學觀點來看顏色——任何顏色都可以藉著紅、藍、黃的混色製得，但是，同時混合這些顏色時，就會變成黑色（至少會變成褐黑色），這和光的紅、綠、藍的三原色大不相同。現代的彩色照片、電影製作，以及日新月異的印刷技術的要素即是在於歸納結合這二組



原色，也就是要把理論上的光色變換成實際用途上的各種色素。但是這些被洗鍊的過程，只不過是分解外界的顏色，把它們再構成一個具體意象而已，這裏頭並沒有像畫家眼睛般的感性變換力。例如，梵谷只併用了紅、綠兩種顏色，就使得安祥無害的咖啡店變成「令人想做壞事的地方」，因為這樣的顏色組合能夠創造出「支配男人趨向黑暗」的印象。

顏色是直接性體驗，直接從情感衝動反射而來，因此是奇妙的、抽象的，一旦和所屬的物體分離時，就很難捕捉。向盲人說明紅色是什麼？是極困難的事。1690年哲學家露德指出，很難向盲人說明紅的顏色是什麼？盲人之中也有自己找出解決方法的人。他說：「想要理解這種光和顏色的名稱時，對於視覺上的事物，大大地在腦子作用的結果，就知道紅色是什麼意義了……它就好像喇叭的聲音」。

音樂最能讓人聯想及顏色（音調和色調是同義單字 tone），對音樂家而言，面對着五彩

繽紛的顏色，又何嘗不是如聆天籟一般。

不論是現代西歐人或原始非洲、新幾內亞中在身體上塗顏色的部族都同樣居住在地球上。西歐的藝術或工藝品和巴西原始民族色彩鮮豔的天主教聖像、或巴里島的鬼面具（前圖）一樣地共存不悖。也就是說，即使我們鑑賞顏色的眼力進步，但是仍然殘留當初的形狀。從被認為真實的顏色到近代美術館中所展出的完全抽象色，經過很長的路程，但是，“抽象”在某種意義中是回歸，就如康丁斯基所說的：「它是觸及靈魂深處的顏色的再認識」。



由於色相、明度、彩度的變化，人類的眼睛能夠識別出數百萬種的顏色，其中的數千種已經被賦予名稱。因為每個人識別顏色的能力大致相同（色盲除外），所以往往認為區別各種各類顏色的語詞一定到處都有，但是事實卻不然，基本的色彩語彙，連在最豐富的言語中也少得可憐，甚至還不到 12 語。其他的色彩表現語，都像明亮的藍或暗的綠一樣，在基本語詞中加上修飾，如金色、檸檬色、象牙色等，加上了具有這種顏色的物體或原材料的名稱，例如藍綠，就是結合兩種基本的色彩語詞，還有所謂苯胺紅（magenta）者，是指 1859 年法國與薩丁尼亞聯合軍在北義大利的馬根塔（Magenta）地方擊破奧地利軍隊時所發明的一種染料，為紀念此一勝利，而以 Magenta 當做新染料名。

我們提到顏色時，通常是指色相，但是，不管是任何語言，最初的色彩表現語通常是白和黑，嚴格來說，可知這意味著「明」和「暗」，白和黑本來並不是色相，是表示明度的語詞。

其次，「紅色」出現時，一般被用來記述從褐色經紅色到黃色之間的所有顏色範圍。在菲律賓的 Hanunóo（一種土著）語中，只用「綠」就可以用來表示明亮的綠、黃、褐色（但是，只針對竹子）。如果是英語圈的話，剛砍伐下來的竹子色，不會用綠色來形容，而是用帶有光澤的褐色來形容，雖然如此，但並不是說在 Hanunóo 語中缺乏色彩感覺，而是竹子只依據明暗的程度被分類，所以，剛砍伐的竹子色也不是紅褐色，而被形容成「綠色」。

在英語的發展中，古代英語的 wann（沒有同義的現代語），是指烏鴉羽毛的光澤、在暗色水波上跳躍的光等各種東西。在古代英語中意味著枯葉色的 fealo，當初好像是關於馬的語詞，但是，後來變成意味著海所交織成的明暗模樣，後來更變成意味著像被翻挖的土地般的模樣。同樣地，嚴格說來，今天的多數原始語言完全不具有表示顏色的語詞，因而物體的「顏色」是依據整體性的外觀、質感、陰影來訂定。類似的構想，也可以在把葡萄酒分類成紅和白

的作法中看到，紅葡萄酒包含從暗玫瑰色到深紫色的各種色調，而白葡萄酒則包含從深黃到淡綠的色調。

地球上大多數的居民，藉著明暗巧妙地區分顏色的見解，使困擾古典學者的議論終止。結束議論的是英國的首相格拉德斯頓（W. E. Gladstone），他在 1875 年著眼於荷馬的『伊利亞德』中對於顏色的描述，他認為古代希臘人「不具有判斷顏色的明確觀念」，從今日的基準來看，他們的色彩感覺是極貧乏的。他專心調查，在『伊利亞德』最後的 8 卷中，共有 208 個地方記述顏色，其中的 148 處是有關明暗、白、黑、灰等，剩下的 60 處主要是有關紅色、褐色、紫色，例如，藍色就完全沒有被記載，因此格拉德斯頓的結論是：希臘人（其他的古代人也一樣）不知道很多的顏色，而纖細的色彩知覺是近代文明進步所帶來的恩寵。和他唱和的學者也有好幾人，希臘藝術被證實包含藍色的豐富色彩，大概是 19 世紀最後 10 年的事。希臘藝術家

的知覺力，至少和格烈德斯頓同樣敏銳，他們所欠缺的，並不是對顏色的注意力，而是色彩語彙。和盎格魯撒克遜人一樣，希臘的詩人們對顏色的動向——例如拔劍時所發出一線光芒的閃躍、或在海中行進的船所激起的浪花等——比之賦予顏色名稱，更加關心。

明確的色彩表現語是如何發達的呢？正確的情形雖然沒有人知道，但顯而易見的，環境、文化、經濟的成熟是主要因素。沙漠的居民廣泛地具有表示黃色、褐色的語詞，愛斯基摩人具有區分冰、雪的各種顏色、狀態的廣泛語彙，毛利族人為了表示「紅色」，有 100 多種的語詞，又，毛利族人也使用色彩用語來表示植物的年齡或成長階段，更為了區別雲的形狀，而發展出約 400 種的色彩用語。

非洲的多數種族，就好像從前的德國人具有很多形容馬的語詞一樣，他們也具有記述他們主要財產如牛畜等的廣泛色彩語彙。在英語中也有此情形，馬體色的表現語非常多——蘆葦



美國人類學家布蘭特·柏林 (Brent Berlin) 和保羅·凱 (Paul Kay) 論證大多數中美洲原始居民的語言中，僅具有 3 種基本的色彩表現語。他們把有 30 種色相的尊塞爾 (Munsell) 式色表讓說當地話的人們看，拜託他們把各自的基本性色彩表現語所

能表現的範圍畫在色表上，在這個代表性的色表中，藍色被包含在「綠色」的領域中，紫色包含在「紅色」中。而在好幾種言語中，甚至也有僅用黑和白的二種基本表現語來說明整個色表的情形。又請各個被實驗者指出各種色彩的中心點——例如指出

「最紅的地方」，結果得知，不管是在一個法國人和一個廣東人或一個印地安人之間，甚至兩個法國人之間，「紅色」的中心點在本質上是一致的，因此柏林和凱兩人確信基本性的色彩表現語是普遍的。

毛、栗毛、花斑等等。英語系的民族，對棕色（brown）、灰色、赭色（auburn）、金色（fair）等被細分的髮色語很關心，最後所列舉的 fair（金髮），在古代的「美感」中，被認為是從英格蘭的征服者盎格魯撒克遜人傳來的，也就是說，「fair」意味著撒克遜人的膚色，也意味著容貌美好的自由人；相對地，「黑色」是被征服的居爾特人（Celts，居住於愛爾蘭、威爾斯、蘇格蘭高地的亞利安人）的膚色，意味著奴隸的「醜陋」膚色。

在語言中，為了明確地定義色彩範圍，語彙無止盡地繼續增加，這些語詞從各個地方被借用過來，特別是自然界中很少看到的藍紫色，最是顯著。語詞中有些是「像……般」的用語，如紫水晶、孔雀藍、堇色等和顏色類似的物體名，就直接變成了色彩名稱。Azure（天藍色）之意即從藍色石頭的波斯語 lazward 而來；Ultramarine（藏青色）是「越海而來的顏色」之意；Indigo（紫藍色）是「藍色印度染料」的雛形；Puce（深褐色）是從拉丁語中 pulex

（蚤）帶有陰影的腹部色調轉變而來；Mauve（淡紫色）是 Malva（錦葵）花的顏色；Tyrian purple（泰爾紫）是用蛾蝶製成，它的 Purple（紫色）是由希臘語的 porphyra 轉變而來的。

類似情形也存在於東方語言中，如紅、綠、紫等字，都包含“絲”的部首，表示這個顏色本是絹的染料色。明亮的綠色是「翡翠色」，深綠色是「墨綠色」；grey 是「灰色」。不管是中文或日文中，都沒有表示 Brown（棕色）的語詞，但是，日語人多採用「茶色」「狐色」「鳶色」等描寫性的定義。附帶地，在中文的顏色表現中，使用「淺的」「深的」等水的色像來取代「明亮的」「暗的」語詞。

研究語言的歷史和發達的學者，常常著眼於顏色語。判斷顏色是全人類的共同能力，人們為了通話，在顏色的定義上作過各種努力。不論是想把一棵樹稱為黑色種類中稍明亮的或稱為

鰐梨樹，只要聽者知道話題的內容，就不會引起什麼誤解，但是對於語言研究者來說，只有被使用的語詞才是重要的，因為這些語言成為了解在色彩的範圍中，發達到什麼程度的線索。

好幾種語言具有數千個色彩表現語，但是其中的大部分都像「像……般」的語詞，是隨時都可以改變的衍生語，所以對研究者來說，是有其雙重意義。然而他們所關心的是，在某種語言的色彩表現語中，除了特定的色彩概念以外，不具任何意義的基本記述語還有多少的問題。例如，紅色的濃淡表現語有多少呢？這不重要，因為不管哪一種都應該被列入紅色的基本概念中。從這裏又產生了第二個問題，也就是，如果有基本色彩概念或意像的話，它們和語言應該沒有關係，而對所有的人來說，是否意味著相同的東西呢？是否應有普遍性的基本色彩表現語的存在呢？

數年前，美國的人類學者布蘭特柏林和保羅凱徹底研究 98 種不同語言的色彩表現語，結

論是雖然都存在著普遍性的色彩表現語，但是不管是哪一種語言的色彩表現語的數目只不過 11 種。理論上可能有從 1 到 11 的任何數目的任何組合，但是，接下來他們發現，某種語言的基本色彩表現語在 11 以下時，在這些組合中有嚴密的限制，2048 種的可能組合中，只能看到 22 個例子，它的法則是：

1. 沒有一種語言只具有一種色彩表現語，至少具有兩種以上。只有兩種時，通常是白色和黑色。
2. 如果表現語有 3 種的話，第三語通常是紅色。
3. 如果表現語有 4 種的話，在上面所說的三種顏色之外，再加上綠色或黃色。表現語有 5 種時，加上黃和綠。
4. 如果表現語有 6 種的話，加上藍色。
5. 如果有 7 種的話，再加上褐色。
6. 如果表現語有 8 種以上的話，通常加上紫色、粉紅色、橙色、灰色。這 4 色沒有順序，也沒有組合的原則。

這些法則，依照一連串的發展階段和被理解的年代順序，顯示語彙漸漸獲得色彩表現語。

①白、黑 ②紅 ③綠或黃 ④黃和綠 ⑤藍 ⑥褐色 ⑦紫、粉紅、橙色、灰色

從上面的情形可以看出，人類通話的最初，只具有白和黑的兩種色彩表現語，之後慢慢地能區別第 3 個顏色：紅色。這種情形從新幾內亞的傑伊烈族的語言調查報告中被確認了，它們是表示「紅土」的 *mut* 和意味著「綠葉的植物」的 *pianó* 的兩個語詞，但是這 2 個語詞並不是基本的色彩表現語，因為調查報告者用 *pianó* 來代表綠色時，一直沒法和傑伊烈人溝通，為了表示綠色，只有 *sing* 和 *holó*（黑和白）的表現語，它是因應明晰的程度而被分開來使用

的，因為血的色調很暗，所以是“*sing*”（黑，。

即使達到具有 5 種基本色彩表現語的語言，還是多少會早混亂現象。例如，基本表現語的 *yas*，在英語圈中有人認為是指綠色，也有人認為是指藍色，這種情形就像是從英語中的 *blue*，毛利人把它取用為 *puru*，班圖族取用為 *bubu* 般，是從其他語言借用過來的過渡期語言吧！達到最後第 7 階段的語言，應該也會通過加上褐色的第 6 階段，但是在這個法則中，有好幾處令人驚奇的例外，在美拉尼西亞語、威爾斯語、愛斯基摩語、坦米爾語中，完全沒有表示褐色的語詞，暹羅人把褐色稱為「黑紅」。又，不管是古代希臘人或現代希臘塞普路斯人，都沒有指示褐色的語詞。日語也是特殊的情況，表示藍色的語詞似乎比表示綠色的語詞還古老，真是如此的話，正好和正常的發展順序顛倒了。